

主持人：大家好，歡迎您再次收看「仁愛和平講堂」。雖然是個講堂，但是我們非常希望透過講堂把善念、把知識、把智慧的力量能傳播出去。而且透過媒體的力量讓它能實踐起來，真正來幫助台灣、幫助這個世界來走向所謂的和平。今天我們繼續請到了淨空和尚，也就是淨空老師父，來到我們的現場一起來談談文化。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問題，在台灣、在海峽兩岸，包括在中國大陸、在整個世界文化的範圍裡頭，中國文化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，又該怎麼樣繼續保持中國文化一些優秀的部分。我們今天一樣請到了楊憲宏先生，在我們的現場一起來跟淨空師父談一談文化問題。憲宏您好。

楊先生：好，師父好。

主持人：師父您好。

淨空法師：好。

主持人：師父，我們今天很高興，我想談到一個文化，其實很有意思，做為一個主持人，我先初步的來說，你看我們可以談文化，然後再慢慢把它放到中國文化，然後再放到台灣文化，再放到世界文化的一個大的範圍，這裡面就有好幾個不同層次了。我先請教您，您是怎麼看待文化？文化的內涵，不管全世界有不同的文化，西方文化、東方文化，但是文化一定有它一個基本的內涵，您會怎麼樣來看待文化的內涵？

淨空法師：文化的範圍非常之廣，也非常之深，可以說，凡是人文的都包括在裡面，宗教也好，政治也好，學術也好，所謂科學、哲學，它統統都能包括，所以這個題目非常之大。東西方當然有

它不同的地方，我們一般能體會到東方的文化，包括中國跟印度，關於人性的方面講得多，也講得徹底，所以可以說它是人性的文化。人性那就超越了時間與空間，放諸四海它都能做為一個標準。譬如中國人講的孝道、師道，這是基礎，在東方確實都講到孝親跟尊師，這是東方文化的基礎、東方文化的根本。古時候需要，現在還是需要，中國人需要，外國人也需要。所以，七十年代湯恩比博士提出來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，需要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，那就是這兩樣東西都是從自性裡頭流露出來，它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限制。

主持人：如果就用師父剛剛舉到的湯恩比，從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到現在，時間也很快，也過了三、四十年了，基本上您認為湯恩比博士當時的慧見、灼見到現在為止，經過時間的淘洗之後，只是更加的證明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可以立足的精粹性，對不對？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主持人：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我請教您，我們在台灣這幾年也很關切的一個問題，那就是所謂的台灣文化。如果我們用這個角度，師父在各個地方講佛法，從這個比較的眼光來看的話，所謂的台灣文化跟中國文化之間的問題，您會怎樣去看待它？

淨空法師：台灣文化的根就是中國文化，中國文化的根就是五千年傳統的文化，你總離不開這個。譬如台灣無論是語言、文字，尤其是我們居民的姓氏。姓氏不是從台灣起源的，姓氏的起源，我們追溯到過去，至少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已經形成了，所以源遠流長。中國人常講我們都是一家人，都是炎黃子孫，這個我們可以相信。炎帝是神農氏，再早是伏羲氏，伏羲以前，時間太久了，所以一般人都把它捨棄掉，從伏羲開始。伏羲到神農大概是五百年，神農到黃帝也有五百年，這一千年又沒有文字，完全靠傳說，世世代代

傳下來，到黃帝才有文字的發明，就有了記載。雖有記載，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姓氏。

我俗家姓徐，我們這個姓氏大概在很晚，在周朝末年。姓氏的起源是夏朝時候夏禹王，禹王的兒子啟是非常賢慧的一個人，在過去都是禪讓，天子是禪讓制度，從夏就傳兒子，就變成了家天下，從這開始。啟非常賢慧，啟封我們一個祖先，是黃帝第六代，叫若木，封他為徐國的國君，徐國就在現在的徐州。以後國沒有了，我們這一族就用徐作姓。這個國大概是周敬王時候滅的，也是周朝的末年，那也就到春秋戰國時代了。這個時候我們才確定這個姓氏，這也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的樣子。

所以我們想炎黃子孫很有意思，大概漢族都是炎黃子孫，這一脈承下來的。我們從《史記》裡面讀到的，《史記》是司馬遷作的，黃帝有四個妃子、二十五個兒子，在《史記》裡面記載，他這二十五個兒子傳下來的後人有十四個有姓氏，當然都不同的姓氏，但都同一個祖宗。所以我們從這裡來推想，漢族，過去我們念《百家姓》，《百家姓》有四百多個姓，我相信至少有三百個姓以上都是黃帝子孫，其實都是一家人。所以這個很有意義。

但是從清亡國之後，中國的社會一直是在動亂，局勢沒有能定下來。安定非常重要，如果沒有安定，我們學佛的人說，世出世間法都沒有辦法建立，世出世間法都要建立在安定的社會基礎上。所以動亂，人的確很可憐，憂患多，幾乎談不上安樂，社會的安定是每個人迫切需要的。怎樣能夠讓社會長治久安？這就是文化，所以只要文化能承傳下去，至於政權那是其次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我們的政權曾經被蒙古人奪去，元朝時候蒙古人主政，但是文化沒有被破壞。滿清入關，他們來主政，也有兩百六十多年的歷史，不但文化沒有被摧毀，反而清朝這些帝王非常熱愛中國文化，把中國文化大

幅度的向上提升了。所以國家能夠維繫到長治久安，它有它的道理。我們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國，他們土地還在，他的後人也還在，為什麼說他沒有了？文化沒有了。

所以真正中國古人傳下來的名言說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這個「後」不是說你兒孫多，而是指兒孫裡面真正有繼承道統、繼承文化的人，你這個族群、國家永遠承傳下去，改朝換代那是小事。所以這個國家、這個民族從秦統一，一直到現在都維持統一的局面，這是西方有很多研究歷史、研究文化的人非常羨慕，統一是可貴的。中國歷史上常說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，畢竟是合的時間多，分的時間少，靠什麼？靠文化的力量。

主持人：師父，如果用這樣來談的話，我想我跟憲宏都能理解，因為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，在幾個大的文明裡頭，中國文化這一支儘管政權不斷的輪替，異族不斷的進入到中原來爭奪所謂的政權，可是在文化這條線是沒有斷。就像您剛所提的，也許到現在為止，我們舉一個很清楚的例子，現在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，甚至在兩岸三地的任何一個地方，甚至乃至於在西方社會的華人，他只要能閱讀中文，他幾乎就能跟兩千年以前的文獻直接做對話，也就是文字的傳統文化總是沒有斷過的。

我這邊要請教您，但是現在碰到一個很大的棘手問題，那就是西方文明、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衝擊。容許我在師父的面前稍微把它整理一下，比方說在台灣，我們從當時的五〇年代、六〇年代都一直有所謂中西文化論戰的問題；然後在中國大陸到六〇年代後有文化大革命，讓中國文化可以說遭遇到非常大的一個浩劫。經過這兩邊的波折以後，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好像在海峽兩岸各自開出了不同的枝葉。我是想請教師父，待會也聽聽憲宏的意見，也就是說，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曾經有了衝擊，在您來看的話，現在對中

國文化已經跨過了嗎？我們已經跨過了西方文化衝擊的震撼度，可以找到中國文化一個新的方向嗎？如果可以的話，台灣或者中國大陸各自在這上面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

淨空法師：你說到衝過西方文化的影響，應該可以這樣說法，因為現在西方文化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，他們已經不能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。所以這些人非常熱心的到中國來找、到印度來找，找古老的東西，看看是不是能解決現在社會問題，這是已經相當熱中了。可是中國跟印度，古文化的典籍雖然存在，真正承傳學習、學習而有心得的人太少了。現在目前最關切的一個問題，是怎樣把中國文化，東方是東方文化，能振興起來？這是當前非常緊急的一個問題。

主持人：師父，我們進一段，休息片刻，回來我們就好好的來聽您來談談，中國文化在整個東方文化中怎麼樣把它振興起來。而且師父又點了一個我相信憲宏跟我一樣都很好奇的問題，在整個東方文化裡面，東方文化是不是等於中國文化？還是中國文化其實可以汲取其他東方文化的特色，發展出一個更多元的東方文化。我們待會來聽聽師父為我們來點出這其中的差別。

主持人：好，我們就直接請教師父，怎麼樣來振興中國文化？

楊先生：在師父談之前，我把這個問題再補強一下。其實西方文化在過去這段時間，不要講太遠，就比較近這一段，它非常重視個人，那也很迷人。很多人就因此迷上，包括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時候提出來德先生、賽先生，中學西用，洋化運動曾經風起雲湧。東方也好，或是中國文化也好，一向重視以家為單位的倫理，這個倫理單位，是一個集體性，重視中間的五倫五常，從中間去做，這是不一樣的。你如果從名字來看，剛剛師父談到姓氏，外國名字firstname一樣的很多，lastname，就是他的姓，很不一樣。可是中

國相反，我們姓氏剛剛師父說大概加起來就四百多個，大部分其實都有關係。如果有看族譜的話就發現，這個姓、那個姓分開，其實是一個樹枝，到最後是同一家，真正的姓氏就那麼幾個。但是我們的名字都不一樣，我們名字不一樣。西方剛好相反，他姓氏很不一樣，我們是姓氏很一樣，我們名字很不一樣，他們名字大部分一樣，喊一聲John可能很多人都舉手。非常有意思，這都看出它的單位不一樣。

可是走到二十一世紀，也許過去這些年來，包括西方、包括今天你看我們這個攝影棚，真正信而好古的是師父，師父真的著古裝，我們兩個還是著西洋的衣服。就是差不多一直走走到這裡，中國文化的集體性、倫理的需求變成一種必要，否則西方的這種個人就連不起來，這時候佛學就產生作用。這裡頭怎麼去連接，我想今天的社會很多人需要個人，這個我們不去反對他，可是個人要能夠發展就需要集體，需要倫理才能發展個人；就是說個人發展到某種程度，他已經發展不下去了，他需要倫理來發展他。這時候哪裡有這種信而好古的、述而不作的部分？馬上有的就是這個。怎麼去銜接？佛學變成是一種演練、一種學習非常重要的步驟，因為中國文化有時候抽象，有些很多地方很抽象，它不像佛學這樣子一步一步從正見、正思惟一直到正念、正定，這樣子一系列能告訴你怎麼樣操練，佛學裡有這樣的。這部分又是在唐的時代就已經跟中國相當程度的銜接。

所以我聽起來，師父剛剛所開示的，其實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中國文化、印度文化，也就是佛學跟儒學，儒釋道在這時候一定要有一個開花結果。那個並不是來自於這個文化的強勢，是來自於個人文化在西方發展完了以後，還有一種需求，他必須吸取這個集體的、倫理的、常情的、本性的、見性的這種力量，他才有辦法繼續

走下去。可是這個怎麼合在一起，我覺得二十一世紀我們還有得觀察，因為畢竟貪瞋痴慢疑還是彌漫全部的地方，所以困難度是在。不曉得師父，我們這樣解釋可以通嗎？

淨空法師：對。這個問題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，也是一般人非常關心的問題，尤其在現前這個時代，社會動亂、自然災害頻繁，當前迫切的問題是我們怎樣能活得下去、如何能把這些災難化解、用什麼方法來化解。西方確實已經走投無路了，我們看到聯合國召開的和平會議，從七十年代開始到現在三十六、七年。每年投進去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不計其數，可是效果不彰，世界上衝突頻率年年上升，災害是一次比一次嚴重。參與這些會議的人我很佩服、我很尊重，他們確實有誠意在尋求，可是始終找不著一個具體的方法。在過去他們是用西方的思惟，大多數主張用鎮壓、用報復，用這些手段；從9 1 1事件發生之後，才知道這個思惟有問題，這個做法收不到效果。我們東方人很清楚，不能用武力解決問題，武力解決問題會引起（這我們相信因果的）冤冤相報沒完沒了。你跟人結冤仇，仇結得愈結愈深，怎麼能解決問題？在製造問題，那不是化解問題。到東方來尋找，東方人講讓，如果我們能忍、能讓，能以誠意與別人交往，問題就能夠解決。所以，我們中國人老祖宗教我們的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、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西方人不懂，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做？這樣做能解決問題，特別是現在社會的衝突，除這個之外沒有辦法。

可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，歸根結柢，整個世界的動亂從哪裡發生的？都是教育出了問題。你看現在人從小到老可以說是全面的，各行各業、男女老少，他接受的是什麼教育？誰來教他？現在大家都知道，媒體來教他，電視來教他，網路來教他。你看電視、網路的內容教些什麼？有些國家領導人意識到了，馬來西亞的馬哈迪對

這個事情就非常重視，他說你不要看這小小的電視，它能摧毀這個世界。我跟他講，它也能拯救這個世界，問題就看你怎麼用法。尤其我們這兩年多在湯池做的實驗，這個實驗證明一句話，人民是教得好的，人性本善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從這個教學裡面得到了證明。他雖然迷失了自性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，可是經過幾個月能把他喚回來，真的是人性本善，你不說人性本善，這怎麼可能的事情？所以要真正好好去教他。所以人有良心、有良知，你把他喚醒，喚醒之後他知恥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。人知恥，他就不願意做壞事情；人懂得因果，他不敢做壞事情。

東方教育對於普及到群眾，儒釋道都重視倫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維繫了五千年的長治久安靠這個。少數，我們佛家講善根深厚，現在講是聰明智慧高的，向上提升那是哲學、是科學。我們可以說概括起來看，佛教、儒教、道教所講的都不外乎這五個科目，就是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科學、哲學；再看看其他宗教，你細心去觀察，也是這五樣東西。所以它有共同點，讓我們生起一個信心，宗教可以團結。宗教的團結能帶給世界安定和平，而且除了用宗教之外，找不出第二個方法。早年，也是我跟馬哈迪談到的，如何幫助這個世界讓國家跟國家、族群跟族群、派系跟派系、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對待、和睦相處，社會就安定了。社會安定，人民才有福祉；不安定，人民是太苦了。大家都希求安定，安定是不管中國、外國，一切人民從內心的一個期望，只要能提出來，沒有不受歡迎的。我們想到這四個是不容易做到的，可是我們從宗教下手可以做得得到。

主持人：剛才師父在談這個話題的時候，楊憲宏先生替我們做了一個詮釋，也特別點到了貪瞋痴這個毛病，這個大概是人很難面對的。如果你能克服的話，我相信對師父來講，這個人大概就得到



大智慧了。可是文化，尤其特別是中國文化的特質裡面，有沒有辦法可以讓人克服貪瞋痴？或者我們說藉由儒釋道三家的一個融合對話的話，有沒有可能可以讓中國人，或者是東方的哲學、東方的宗教、東方的文化能克服現代人貪瞋痴這個毛病，我們待會回來請教師父。

主持人：剛才我們提到過現代人貪瞋痴這個毛病，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透過文化，特別是跟中國文化有關的課題來克服它，我們請教師父，待會兒也聽聽憲宏從一個社會觀察的角度來做一點分析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問題可以說中國五千年前，我們老祖宗就已經注意到了，就已經用教育的方法來把這個煩惱習氣化解。貪瞋痴是煩惱，自性裡面沒有，就是性本善，本善裡頭決定沒有貪瞋痴，貪瞋痴是習性，它是個錯誤的觀念。如果真的用貪瞋痴可以能得到名利、可以得到富貴，那孔子也幹了，佛也幹了。得不到！煩惱怎麼會得到智慧？煩惱怎麼會得到功名？煩惱怎麼會得到財富？不可能的事情！在中國古時候這個例子太多了，最著名的《了凡四訓》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讀過，那就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教訓。袁了凡先生，你看他在早年的時候被孔先生算命，那個算命真算得準，說他一生，他是個讀書人，你去參加考試得第幾名，你每年得多少俸祿，全部給你寫定了，寫到五十三歲，壽命就沒有了。你壽命只有五十三歲，當一個小縣的知縣，你趕快告老回家，你那一年壽命就終了。

他也很相信，竟然在二十年當中，這時間不算短，二十年當中每年的遭遇跟孔先生所算的完全相同，所以他完全相信命運。他說我還要搞什麼？不必想了，想也想不到，命裡沒有，怎麼想也想不到，求也求不來，命裡有的，到時候就來了，丟也丟不掉，所以他

心就定下來了。有一天他去看一個老法師，雲谷禪師，這當時很有名的，佛教史裡頭有這個人，明朝時代的雲谷禪師。跟雲谷禪師在禪堂裡面打坐，三天三夜一個妄念都沒有。雲谷禪師非常佩服他，一個人三天三夜坐在那裡不起一個妄想，這有相當功夫，所以很佩服他。你很了不起，你怎麼修的？他說我哪有什麼功夫，我命被人算定，打妄想也是空的，所以就不打妄想了。雲谷禪師哈哈大笑，我以為你是聖人，原來你還是個凡夫。

這兩個人一談，雲谷禪師告訴他，命誰定的？你自己定的，你自己前生造的因，決定了你這一生。所以因果律裡面常講，「欲知前世因」，前世你造的什麼，「今生受者是」，這一生受的是前生造的；「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」，我這一生幹的什麼是來生的果報，因果通三世。這個道理要想的是，命是你自己造的，自己造當然自己可以改，只要你能斷一切惡、修一切善，你命裡頭的好運就往上長，就提升了；如果你造惡的話，惡的時候打折扣了。這個道理他聽懂了之後，他從此以後就改造命運，斷惡修善，叫全家人都做。第二年去考試，命裡頭注定是第三名，他考第一名，收入也增加；到最後壽命也延長，五十三歲，他活到七十四歲，多活了二十年；命裡頭沒有功名，就是他沒有舉人、沒有進士，舉人也考中，進士也考中了；命裡沒有兒子，得了個好兒子，一直傳到現在家業還都不錯。

所以你懂這個道理，你就曉得求，所謂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我在當年初學佛的時候，章嘉大師教給我，你要求財富怎麼求？財富是果報，什麼是因？財布施是因，你修財布施，你得財富果報；你修法布施，得智慧的果報；你修無畏布施，得健康長壽的果報。無畏布施是什麼？譬如不食眾生肉，這是無畏布施，我跟眾生不結冤仇，一切動物見到我不害怕了，為什麼？殺氣沒有了，看到

你是慈悲。小動物一招手牠就會跟你親近，牠看到你不會害牠、不會傷害牠，你能保護動物，能保護一切人，讓他脫離恐懼得到安全，這一類就叫做無畏布施。你修三種布施，你才能得三種果報，得財富、得聰明智慧、得健康長壽，這是你做得到的。你如果用貪瞋痴的手段，決定不能得到；縱然得到的，都是你命裡有的，但命裡有的已經打折扣了。

譬如說賺錢，經商的這些人，用欺騙的手段、用非法的手段，你得到財富了，你今年賺了一億；其實你命裡頭可能今年要賺三億、四億，因為你居心不善打折扣了，打了對折，甚至於只有三分之一，還自己認為很能幹，其實他錯了。他懂得這些道理，不會做這個事情。我們最近有個例子，北京胡小林，這是個居士，他做暖爐的生意，在從前也是，經商哪有不騙人的？現在學了佛不敢騙人，不敢騙人能賺錢嗎？不但自己不敢騙人，叫所有員工對顧客都說老實話，我們的產品哪些是優點、哪些是缺點，講得清清楚楚。結果他生意特別好，今年的訂單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幾，為什麼？這些顧客說，這家老闆、員工是老實人，是可靠的，可以相信的，他不騙人的，都找他。所以他出來做報告，用儒釋道這些方法可以賺錢，不會虧本的，而且信譽非常之好，這是正理。所以偏邪的方法是決定收不到效果的，這就是收到的是命裡有的，已經打折扣了。

主持人：所以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順著師父剛才的開示，我們來說，你愈想貪、愈想瞋、愈想痴，你反而什麼都得不到；可是你反過來，不貪、不痴、不瞋，你反而可以達到你自己意外的效果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達到更多，你命裡譬如有一億的話，可能到兩億、三億，它會更多。這就是了凡先生他一生的經歷，值得我們做參考，值得我們效法。

主持人：憲宏聽到這段有什樣的感想？

楊先生：我的感想就是貪瞋痴都是賊。

淨空法師：沒錯，賊害，把我們自己本性裡面的功德法財都偷走了。

楊先生：你怎麼把它要回來？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，你要放下的時候，統統都回來了。

主持人：好，我們待會回來，我們繼續來跟師父看看今天我們談的文化，文化如果是來自我們生活周遭裡面一種生活的提煉的話，那文化到底可以扮演什麼？師父剛才在貪瞋痴上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，也就是只要你有這樣的素質，其實就不用太擔心。

我這邊就要追問您一個問題，我們來看，就是說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在文化方面我們怎麼去教？因為在日常生活裡面，如果文化沒有人點醒的話，比方說像您剛才所講的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可是如果沒有人點醒的話，你可能就在文化的脈絡裡，你還是不曉得這文化的好處在哪裡。所以怎麼去點醒這個部分？

淨空法師：對，所以教育就非常重要了，教育不僅僅是言教，不僅僅是學說，要做出來給人看。早年我在新加坡，住在居士林，我們就想到有很多貧窮的人生活很困難，我們就布施飲食，就是三餐飯完全是免費的。菜還挺豐富，自助餐，每天大概都是十五道菜到二十道菜，不要一分錢，供養三餐，半夜都有點心，二十四小時供應。那時候大概每天來吃飯的有一千多人，星期假日三、四千人，那麼多人吃。居士林大概只有開張的兩、三天拿一筆錢出來，到以後，有送米來的、送菜來的、送油來的，送得都太多了，送到你吃不完。吃不完，這個東西又不能放，所以我們就用一輛小卡車，每天剩下來的東西，去供養新加坡九個宗教他們辦的孤兒院、辦的養老院、辦的慈善機構，我們去補給他，長年不斷。這說明什麼？

你愈施愈多，不用操一點心。所以那些宗教都很奇怪，你們佛教非常富有，你們一天供養都從哪裡來的？李木源居士說我們有老闆。他說老闆是誰？阿彌陀佛是我們老闆，老闆供養的！

這確實是說明愈施愈多，施財得財富，施法得智慧，施無畏得健康長壽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有疑惑。所以「信而好古」這句話很不容易，你真正相信，真正跟古人學習，哪有會錯的？古人這幾千年傳下來，都經過歷史的檢驗，絕對不會錯；只要我們肯幹，我們好好的學，看看是不是有這樣的效果。我從章嘉大師教我，我已經幹了五十七年，真有效。十方供養我的，我都拿去轉供養，我自己不留，我沒有蓋過廟，可是我做什麼？我就做這些經論、善書。你看我們送《大藏經》，現在差不多幾乎要到一萬套了，最近商務印書館印《四庫全書》，我跟他定了一百套，準備送什麼？送一些大學圖書館。過去世界書局印《四庫薈要》的時候，我跟他買了五十套送到中國每個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，選一個大學送到圖書館裡面去，讓他們學生們做參考資料，幫助他們增長智慧。我們這些經論善書，我們自己小道場很小，在杭州南路，一點點大的地方，總面積大概三百坪的樣子，總面積就這麼大的地方。可是我們是全世界佛門裡面的後勤補給單位，什麼人找我們想要什麼書，我們有能力都贈送給他，真的是愈施愈多。

主持人：沒錯，這就是師父剛才說的，沒錯。

淨空法師：我們做出來了，所以我們有信心，你只要照這樣做，沒有疑惑，放心大膽去做。

主持人：我覺得師父剛才在談話中有個數字你一定要記下來，五十七年，章嘉大師當年的開示，五十七年來師父就是這樣做到的。我們待會回來再聽聽師父怎麼改命運。

主持人：在剛才休息的空檔我跟師父說，師父不蓋廟，這一生

都不蓋廟，可是他送出去的每本佛書，都可能在每個人的心裡面矗立起一棟無形的廟，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憲宏。

楊先生：其實這裡頭，我們今天談這個問題，雖然談中國文化，可是我們在台灣，很有意思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緣。我想這個因緣，也想請教師父，不管是儒是道，或是學佛、佛學也好，台灣似乎在這個時間點，在過去半個世紀，未來更長，似乎代表一種意義。這個意義很多台灣人不明白，也沒有很重視，可是它確是。你看不管是中國文化，最近因為中國大陸的朋友很多人來台灣，我跟他們這樣接待的過程，常常聽到他們一句話，他說在這個地方看到中國文化。

主持人：真正的中國文化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

楊先生：我聽了是很震憾，因為一般來說，他們地大物博，人也多，為什麼這樣說？我雖然有一點感受，可是不完全明白。第二就是包括佛學，感受也一樣，這個因緣不可思議。所以在這個地方想請教，剛才聽到師父五十七年，跟台灣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。台灣文化、中國文化、佛學在未來要展示出什麼樣的意義，對台灣人來說，對台灣的信仰者來說，師父有什麼樣的開示？

主持人：對，我覺得這也是今天這個談話其實很好的一個終點。

淨空法師：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，台灣的文化是中國的文化，中國的文化是五千年傳統的文化，這個我們一定要肯定。我們在台灣這麼多年，得到一點點的受用就是老師教的，所以老師非常重要。我是方東美先生引導我認識佛教走向佛門，章嘉大師三年給我奠定基礎。那時候我年輕，年輕的時候我非常之苦，無論是在哪一方面。算命的跟我講，我的命真正是貧賤，貧沒有財富，賤沒有

地位，壽命又很短，告訴我的壽命只有四十五歲。所以我連袁了凡先生都不如，袁了凡他的那些習氣毛病我統統都有，可是他還有一點點福報，我比不上他。所以我自己很清楚。

很多人給我看相算命，說的都差不多，我相信，為什麼？我想到我的父親四十五歲過世的，我的伯父也是四十五歲過世的，我的祖父也是四十五歲過世的，我們一家人的命運，四十五歲大概是個關口，我就不可能過去。所以學佛之後，我就把我的時間表定在四十五歲，為什麼？後面沒有壽命了。四十五歲那年確實，我在十方大覺寺講經，在基隆，害了一場病，我就知道壽命到了。壽命到了也不必找醫生，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所以我就放下去念佛。念了一個星期佛，慢慢就好起來，復原了。我可以說一生沒有生過病，我沒有病歷。以後身體慢慢恢復了，你看現在八十二歲了，差不多又有一個四十五年到來。

不過過去我遇到甘珠活佛，也是章嘉的學生，他年歲比我大，章嘉大師大概是我祖父輩的，他大我三十九歲，甘珠大我十七歲。有一年，也就是經國先生擔任第六任總統的那一年，做仁王護國法會，我們碰到了，他很喜歡，他就叫我來。我說佛爺有什麼事情指教？他說我們在背後都在談論你。我說談什麼？談你人還不錯，很聰明，可惜沒有福報，短命。我說這些事情當面可以說，我沒有忌諱，當面可以講。他說現在你這些年來講經弘法，功德累積得很多，你不但將來福報很大，你壽命很長，他說你真的完全轉過來了。這是甘珠活佛告訴我的，到第二年他就過世了，這個密宗的大德是個好人，我很尊重他。

所以我沒有求，我也沒有求財富，也沒有求智慧，也沒有求長命，我只是應該做的事情我認真努力去做，佛門諺語有句話說，「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」，本本分分的。我的老師章嘉大師教我學釋

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就是從事於教學工作，他教了四十九年。我就是什麼都放下，什麼都不搞，專門搞教學，學習經教，認真學習。學習就是修行，修行就是把自己錯誤的思想、錯誤的言論、錯誤的行為修正過來，叫做修行；並不是天天磕頭、天天誦經，那是形式。老師告訴我，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，這是他特別對我說的，所以實質非常重要。就是依照經典的教誨，經典是標準，依照這個標準來修正自己思想、言行，做這個。然後我們教別人，教化別人，自己要做到，自己不做到，你就沒法子教人。所以世尊當年在世，他的確是個好的老師，職業老師，做了示範給我們，我們學以他為標準，這是章嘉大師教導的。

主持人：我剛才聽了這一段，其實內心裡面有很多的感觸跟感動，因為五十七年能長期的去實踐他的老師對師父的開示，然後繼續記住老師的開示，師父再繼續在人間推行佛法。我覺得這裡面的確傳出了一個，不管你是什麼樣領域的人，你可能都知道了，一個堅持、努力、持之有恆，然後相信努力就能做出善念，善念的力量就是無限的偉大。非常謝謝師父今天為我們開示的一小時，也謝謝憲宏陪著我們一塊來上了這堂課。

楊先生：謝謝師父，謝謝大家。

淨空法師：謝謝大家。

主持人：謝謝師父。